



《灯下尘》
作者:七堇年
出版社:九州出版社

书评 平凡如尘, 出入自由

文 | 唐骋华 图 | 资料

成名十年,七堇年以慢工细活著称。上一本图文集《尘曲》,好评如潮,之后却是5年的沉寂。直到最近,她才携《灯下尘》回归。细心的人发现,这两本书都带有“尘”字。似乎对这个词特别有感觉。这或许跟成长经历有些关联。

七堇年出生于四川成都,成长在单亲家庭。母亲为高级知识分子,教育方式极为严格,要求极高。从小,七堇年就是“尖子生”“大队长”“三好学生”……然而在成名作《被窝是青春的坟墓》中,她呈现了敏感而叛逆的青春真实心态。其实那些文字,都是她在晚自习时偷偷写下的——因为长辈和社会对高中生的期待,是做更多的数学题、考更好的大学。正是这些“低到尘埃里”的经历,促使她写下《灯下尘》。《人间成都》《站着那则》,皆是低到了尘埃中,却开出了美丽花朵的种子。

《灯下尘》收录了七堇年近五年的创作精华,分散文、随笔、札记、小说四个板块。以人生历练、成长记忆、生活思索以及旅行见闻为切入点,对自身精神世界展开一场犀利又深刻的自我解剖。

问答 Q&A

Q=生活周刊 A=七堇年

写作是时间的酿造

Q:这本书你写了5年,很漫长的过程。

A:现在写作确实会慢一些,期间我还在写长篇小说,还有做翻译。这本《灯下尘》对我来说是阶段性纪念,把它集成册子,当作这五年变化的一个纪念品。

Q:变化大吗?

A:挺多的,我算是成长型的作者,每本书都有变化。写《大地之灯》时我才十几岁,很大一部分素材来自母亲,关于知青的故事。当时野心挺大,现在反而小了,只想把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描述得更细致入微,下笔也更克制。写作这种事是依赖时间的,你经历得越多越成熟。可以说写作是时间的酿造。有的作者类型化强一点,风格更稳定。我不是。

Q:我也能感觉到《灯下尘》不那么青春文学。

A:我的确一直努力“去青春化”。所以我说自己是成长型作者。生活和下笔都在远离青春期,不然这些年也白白经历了。对我来说,本着沉静的态度,比上一部更成熟就够了。

Q:说到成熟,你跟你母亲的关系怎么样了?我知道,她对你很严格,因此你一度逆反心理很强。

A:是的,我从不回避。我开始写东西就是想倾诉,是母亲的打击促成的。当然,现在过了倾诉阶段,更多是沉淀下来的职业写作。直到大学之后我出了好几本书,她才逐渐觉得这是个正事。所以,与上一辈的和解,与亲人的关系,是我一直关注的主题。坦率地说,我和母亲的沟通依然存在障碍。但是爱总要原谅,我也不能总在童年的阴影里赖床。

Q:新书里有很多黄昏的照片,都是你自己拍的,看起来你对黄昏特别有感觉。

A:在旅途中有人喜欢早晨,有人喜欢下午,而我最喜欢黄昏时刻。我跟安妮宝贝、木遥等人的合集《近在远方》,封面就是我拍的,澳大利亚南部的黄昏,那么美!我自称“黄昏收集者”。我为什么喜欢黄昏?因为在那个时刻,你能够体会到生命的萧索,以及时不我待的感受。这种意境大概是生无可恋的人才会有吧。

Q:生无可恋?所以你喜欢“尘”的概念,上一本叫《尘曲》,这本叫《灯下尘》。

A:把人放在宇宙中,真是渺小得连灰尘都不如。至于你所执着的那些东西,就更加微不足道了。我自己也是非常渺小的,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存在感。

Q:在读者眼中你未必平凡,一般人为俗世所累,可没有那么潇洒。

A:我也会遇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啊,有时候是工作走不开,有时候就是没钱。其实任何旅行都是需要安排的,我还没有任性到说走就走。现在比较喜欢的方式是换一个地方去住,尤其喜欢住到村里,远离城市。那种状态太喜欢了,都不想回来。

Q:所以你也面临矛盾,就像你提到的:住在村子里特别舒服,不想回来。可还是得回来工作。怎么平衡?

A:确实,如果有选择的话,我特别向往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生活。但是有各种各样的无奈,没办法。现在还不够自由,希望将来自己的境界能再提高一些。

转角,遇见理想生活

与你分享有型、有趣、有态度的生活美学。



Life weekly

城市优质生活读本

又过春风三十年, 青春梦好

——《生活周刊》复刊三十周年庆

一九二五年 邹韬奋先生创办「生活」
一九八五年 我们复刊为新中国第一份生活类报纸
二零一五年 我们引领时代生活新风貌

